

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懷，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荆揚，除吳苛政。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荆揚，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

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環兵以固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為金城太守。

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為郎。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歷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姊琅邪王妃家，因就

見焉。靚逃於廁。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面朝廷而坐。皓尋卒。

封拜平吳功臣

詔增賈充及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

洧。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詔罷州郡兵

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戶。服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唇齒。惟兵是鎮。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

五辛

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二年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獯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

自漢魏以來羗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疆獷古猛切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

寅壬

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吳氏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三年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勗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若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

四年大司馬齊王攸卒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楊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扶風王駿光祿大

夫李熹中護軍辛瑋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嘔血而薨帝往臨喪其子罔號踊陳訴詔即誅醫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統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

止

己乙
六年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群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姦蔽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執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以一言議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

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先後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又禁人訴誣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也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賞而陰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

以植其私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為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以土著之例為決斷也。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

十年尚書令荀勗卒。

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為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為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鎮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瑋為楚王，都督荊州；允為

酉巳

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允為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漢代王孫適、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竒之，嘗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偏，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

十一年

孝惠皇帝
永熙元年

庚戌

四月帝崩太子衷即位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后召華廙。何劭。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仍趣亮赴鎮。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在位十一年。年五十五歲。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位。駿入居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塋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圍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胡氏寅曰。人主無內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鹵莽。處畫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武帝是時。未無良臣。衛瓘和洽。劉頌。何攀。傳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為人蔽去。詔板易置心腹。而無如之何也。

以楊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駿姑子弘訓少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為之懼。欽曰。楊文長駿字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彰逃不受。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專

權自恣。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立廣陵王適為太子。

適既立。以何邵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為師保。拜母謝氏為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勗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勗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

從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侍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辛亥

孝惠皇帝 元康元年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為庶人

初賈后為太子妃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間充字有大勲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妬而忘之邪妃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其助已反以為恨至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為楊駿所抑殿中中

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闡豎為賈后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皇太后題帛為書射城外曰殺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璠濟及

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玃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繇不聽。繇琅邪武王之子也。賈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羣公奏曰：皇太后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成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后尋弑之。

尹氏起莘曰：楊駿力小任重，自取顛隳。楊后私其所親，傾覆大事，皆不足恤。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

賈氏之惡如此，而晉朝公卿曾無立異，莫不相與文飾姦言，證成其事。獨一張華稍存正議，終亦遷就其說。三綱既絕，欲無夷狄之禍，得乎？

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錄尚書事。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將俠者千八十一人。御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

於是謚彰權勢愈盛

皇后殺太宰亮太保權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權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於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權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權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權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權官夜使黃門齎以

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權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又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權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權不聽初權為司空帳下督祭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權輒殺權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

遣殿中將軍齎駙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搥登聞鼓訟瓘寃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

胡氏寅曰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既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繇裁湏一詔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

不果使姦人畫謀內交賈氏反為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以賈模張華裴頠為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專朝以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謚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畧為衆望所依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裴頠為侍中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閭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

丙辰丁巳戊午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六年以張華為司空。

七年以王戎為司徒。

八年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初秦雍氏羌齊萬年反。遣將軍周處等討之。事在六年

處戰敗死之。事在七年既而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材

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太

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

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

疆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

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

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并天下。兵威旁

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

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

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

俱敝。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

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

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

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侯隙乘便，輒為橫逆。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讐之際，從諸羌氏各附本種，反其舊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閩山河，為害不廣矣。并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右賢王之名誘質呼厨泉南單于之名，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母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

充，則有噬臍，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頌曰：「誠

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顧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已而踈之。模憂憤而卒。顧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顧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顧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官。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顧不能從。帝為人慙驥。權在羣下。勢位

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

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臣等謹按劉頌疏法令雜出之害。原於君德昏庸。故賊后淫亂。群小蟠結。雖欲革之。勢不能也。自古人君務學以修德。豈非治亂之幾。攸繫哉。廢太子適為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

趙粲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為有娠。內葷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

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况權威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卞為雍州刺史，卞飲藥而死。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

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與其子彪音斌尚音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湫、媛、彪，亦尋卒。

庚申

胡氏寅曰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又誘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為罪而欲廢之張華為國大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為儆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機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永康元年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少子躡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

待之

皇后殺故太子適

先是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詔宮臣不得辭送衆情憤怒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然之遂告通事

令史張林使為內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為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為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仗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賜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將百人排閣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為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

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於是倫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立臧為臨淮王，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荀、組為左右長史，王堪、劉模為左右司

馬東哲為記室，荀崧、陸機為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胡氏寅曰：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

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為票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言於帝遣伏胤持白虎幡以解圍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

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胤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立皇后羊氏

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為太上皇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為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

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縣綱紀並為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齊王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顥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杖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

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得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疎彊弱之有歆乃從問顥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問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穎

自正月至于閏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興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於潁上。屢破之。泓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猗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澳。古切水。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輿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於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於金墉城。自端門

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衛僅有存者。穎、顥皆至洛陽。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鬪死者近十萬人。

以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將軍。河間王顥為太尉。各還鎮。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河間王顥為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為

撫軍大將軍進新野公歆爵為王。歆說罔奪穎兵權。父亦勸穎圖罔。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徑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罔功德。宜委以萬機。即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

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從

之。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材邪。既而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閻式詣羅尚。益州刺史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趙廞。前益州刺史也者。將加功賞。辛冉廣漢太守也欲以為己功。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督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且水潦方盛。特復求停。至冬。辛冉及健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冉

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設
翻搜索。特數為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
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辛舟又分榜
購募。特兄弟。特取以歸。與弟驤改之為募六郡豪
傑侯王。一首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
間至二萬人。與弟流分二營。繕甲治兵以待。至是
舟必帥步騎一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
於是流民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
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舟於廣漢。舟出戰屢敗。
犇德陽。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

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頗為特
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
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為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
立之。執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
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
中書監。

河間王顥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

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
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
王豹致箋於罔曰。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方剛之
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
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
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王自為南
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
王又見豹箋。謂罔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
打殺罔。乃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
兵之攻齊也。罔以河間王。顯本附趙王倫。恨之。顯

長史李含。因說顯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
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
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
之。去齊立成都。除僭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顯從
之。顯表陳罔罪。請長沙王入廢罔。以潁輔政。遂舉
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李含屯陰盤。張方軍新
安。檄又使討罔。罔遣董艾襲之。又將左右百餘人
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
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罔
衆大敗。執罔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

安父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穎

胡氏寅曰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即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為之副選建賢才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顥歆虢之師何名而起哉

臣等謹按五王之合謀誅司馬倫其功偉矣卒之兵連禍結骨肉相殘以啓五胡之亂者由河間用李含之說也然究其禍基亂本則又始於荀勗馮統結昏之謀嗚呼小人之禍人家國如

此哉

二年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舉兵反帝自將討穎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河間王顥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又而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為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又在內不得逞其欲欲與顥共攻又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一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與顥共表又

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請遣又還國。誅玄之等。詔曰。顯。穎。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又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顯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為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鼠行一前却也。兩端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羊玄之憂懼而

卒。帝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又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擊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宦人孟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殺之。穎又收雲下獄。夷三族。

永興元年

漢高祖劉淵元熙元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大一小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又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鎮鄴

又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火。啓帝下詔免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又以誣穎。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多殺之。方軍士亦為流涕。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為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石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云宿衛兵。

淮州刺史劉沈及顥戰敗死之。

初詔沈討顥。顥頓軍于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軍。與顥戰。顥屢敗。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顥帳下。沈兵來遲。顥黨張輔見其無繼。橫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獲之。沈謂顥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猶言拂袖也。楚子聞無之。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畏為宋所殺。投袂而起。其甘如薺。顥怒斬之。

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璽

東海王越奉帝征穎。穎遣兵拒戰蕩。亦作陰。今蕩陰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眾望。東海王越與心衛將軍陳軫軫音軫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穎。石超犇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穎會群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拒

戰。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穎迎帝入鄴。改元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軫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邀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虓虓虛交虓以為兖州刺史。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穎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穎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末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石超擊之。騰越之弟也。

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

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

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苑。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今石州地。尋淵自稱漢王。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

尹氏

起莘

曰。晉室不審華戎之辨。置之內地。今骨

肉相殘。帝室傾覆。醜類乘時竊發。固非彼敢於猾夏也。晉自使之然耳。

李雄自稱成都王

初羅尚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流死。衆推

雄為益州牧。治郫城。

事在太安二年

至是雄遂即王位。

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于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既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為馬。

棧

一作鶴將先切馬鞍具也

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親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顯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暉等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太宰顯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冲素好學故太宰顯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顯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與顯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衍為左僕射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今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

當還東京顯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胡

匈奴

自劉淵始國號漢居石州遷左國都平陽卒和立聰弒立聰卒聚立曜弒立改號趙石勒滅之

羯

趙 自石勒始國號後趙居洛陽上黨之間卒弘立虎弒立卒世立遵弒立弒鑒立弒祇立仍曰趙被弒併于魏開關立改姓再改號魏燕暉滅之

鮮卑

燕 自慕容涉歸始居遼東西昌黎之間繼鹿卒凱立國號燕卒儁立卒暉立秦符堅滅慕容垂起洛陽復曰

燕都中山卒寶立寶奔弒盛立盛弒熙立。高雲弒熙立。馮跋弒雲立跋卒弘立魏伐奔高麗滅之

西燕 慕容冲起平陽號西燕弒段隨立弒顛立弒瑤立弒忠立弒永立燕垂殺之國滅

氏

秦 自蒲洪始起畧陽臨渭之間號曰秦改姓苻弒健立卒主立弒堅立弒丕立弒登立后秦殺之崇

奔秦滅之

羌

自姚弋弋為始起南安赤亭之間號 卒襄歸晉復叛伐秦被殺長降秦復起長

安號曰後秦卒興立滅秦後去后字止稱曰秦興卒泓立晉裕滅之

附替國

代 拓跋猗廬居陞北馬邑等處六修弒立弒普根立弒鬱律立弒賀傳立卒紇那立奔于宇文部翳

槐立卒什翼犍立寔君弒之秦遂滅其國分為二部属劉庫仁劉衛辰什翼犍之孫珪奔舅賀訥

后劉庫仁之子顯為魏擊奔西燕冲后劉衛辰之後派而為夏赫連勅後珪自賀訥入牛川立國號魏弒嗣立以後見于編端為北朝魏

小魏 翟遼立卒子釗立西燕冲滅之

凉 張珪凉州牧死寔立弒茂立卒駿立卒重華立國號凉曜靈立廢祚立弒靚立弒天錫立秦滅

之

成 李特據四川卒派立弒雄立卒班立弒期立弒壽立改國號曰漢卒勢立晉温滅之

西秦 乞伏國仁卒乾歸立降于秦逃歸後逃于秦弒熾磐立卒暮末立夏滅之

又凉 吕光卒紹立弒纂立弒隆立降于秦滅之

南凉 從吕光分來秃髮烏孤立利祿孤立卒得擅立西秦熾磐滅之

北凉 段蒙立弒沮渠蒙遜立卒牧健立降于魏滅之

西涼從北涼分來李暠卒歆立北涼蒙遜殺之恂奔敦煌蒙遜又滅之
夏赫連勃勃叛秦立卒昌立擒定立吐渾谷襲執魏殺滅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五

晉惠帝永興二年
至元帝太興元年

二年張方復廢羊后

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
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
史王脩說刺史東平王楙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
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於是范陽王虓許
切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
朝士多赴之

丑乙

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荏平人師懽奴懽竒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群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之

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宰顓遣張方助喬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越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使虓領豫州喬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州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於許遣其子祐拒越於靈璧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劉喬合顓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

從顯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興脅虢造逆。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為都督。共會許昌誅興兄弟。使穎與石超等據河橋為喬繼援。弘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之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戎者。天下共伐之。時顯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之。琨與及虢。俱奔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顯必敗。乃帥諸軍受越。即度。既而虢遣琨乞師於王浚。遂擊斬石超於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於譙。殺之。喬眾潰走。

潰走

光熙元年

咸安平元年

太宰顯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顯。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為伯。顯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顯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柰何拱手受制於人。顯乃止。及劉喬敗。顯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丙寅

東海王越進屯温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顥遣兵拒祁弘等於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敗其兵於霸水顥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於東海王越顥保城而已

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雄稱成皇帝

雄即帝位國號大成

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

越以庾敳

五米切

為軍諮祭酒胡母輔之為從事中

郎郭象為主簿阮脩為行參軍謝鯤為掾敳等皆尚虛玄縱酒放誕越皆以名重辟之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至是卒謚曰元

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兖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郭勳作亂。欲奉穎為主。不克而誅。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蠙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為鄴人所附。偽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為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臆也。近則污人。及至。越踈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即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為皇后。

帝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鳩也。在位十七年。年四十八歲。羊后自以於太弟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即帝位。尊后曰惠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胡氏寅曰。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

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讎。近侍無矯虔之衆。而諸王交鬪。各已哀謝。避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弒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顥

太傅越以詔徵顥為司徒。顥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而徙東燕王騰鎮鄴。越從之。琨至上黨。騰即自并。經東

下時并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孝懷皇帝永嘉元年羣盜王彌寇青徐

初掖州音堅合萊令劉柏根反。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為群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既而降漢。

立清河王覃弟詮為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睿至建業。

以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

論名譽議也。

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

至者。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

壺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闓、孔衍皆為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以王衍為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二年 漢永鳳元年

漢王淵稱皇帝

三年 漢河瑞元年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
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
帝之為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
散騎常侍王延高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
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為亂遣甲

士三千人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
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任武帝
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
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
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
屬必死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司馬氏 光曰何曾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
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太尉劉寔罷就第以王衍為太尉

四年

漢烈宗劉聰
光興元年

庚午

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為寄坐耳宜早為之計和信

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義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又涕泣固請聰遂即位以又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祭為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為并州刺史

氏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洪略陽臨渭氏酋也驍勇多權畧羣氏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略陽公

以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彌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陁北之地琨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崞五縣民於陁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

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王如時雍州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

五年

漢嘉平元年成王衡元年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為刺史都督征

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已大怒召之馥不行睿遂攻之馥敗走死睿以敦為刺史

太傅越卒于項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初石勒寇襄陽越率兵討之次于項自領豫州牧苟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卒眾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

奉越喪還葬東海帝追貶越為縣王以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豫荆揚諸軍事

胡氏寅曰八王擾擾非有匡翊晉室之忠也欲敵我者少則我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虫次第去之至於一足則不能行矣八王之中穎顯允賢於倫虔同賢於穎顯允賢於同越賢於允此其人品之次也七王既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為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晉室之罪人也

尹氏起莘曰晉室之亂原於惠帝之庸愚肇於孽

后之唱禍成於諸王之交攻。蓋至於太傅越之時。亦已極矣。社稷為墟。中原塗炭。是固生靈之不幸也。

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衆人畏死。多自陳述。

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紛。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墻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

漢人入寇。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苟晞表請遷都倉垣。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將

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
為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
陰之硤石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聰使呼延晏將
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
劉曜主彌若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
之遂焚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鞬鞬
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
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
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壘於
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為左光祿大夫封
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自平陽徙都洛
陽曜不用彌策而焚之遂與曜有隙後石勒誘彌
殺之

司空荀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於蒙城荀藩奉秦王
業趣許昌

荀藩在陽城汝陰太守李矩輸給之藩建行臺於
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
守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奉為皇
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藩

甥也。年十二。南奔密。潘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閭
鼎。聚西州流民數千於密。欲還鄉里。潘以鼎有才
而擁衆。用為豫州刺史。以周顛等為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
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王承。卞壹
諸葛恢。陳頴。俱倫切庾亮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
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
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合兵擊
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

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浚設壇告類。

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

立皇太子。稱受中

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
世子保保上邽。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深戍蒲坂。深帥衆降漢。漢遣
深與將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深敗
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
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

降于漢。彘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聰以曜為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模都尉陳安帥眾歸世子保於上邽。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氏羗皆從之。漢石勒陷蒙城。執荀晞及豫章王端。

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數諫殺之。從事明預有疾。自舉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為天子。猶以驕暴而亡。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

不從。由是眾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鎖晞頸。以為左司馬。後晞謀叛。勒殺之。

馮翊太守索綝等敗漢兵於長安。迎秦王業入雍城。

初。索綝為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

賈疋。古推謀復晉室。帥眾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

麴特等帥眾十萬會之。大敗劉曜於黃丘。又破劉祭於新豐。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顛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顛奔江東。鼎與業

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琅邪王睿以周顛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顛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眾皆收淚謝之陳頽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

失所先白望

猶言虛名

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

加有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夫欲制遠先自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退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紀瞻為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才

膺請送款於虜。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圖之。勒顧謂張賓曰。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前臺名銅。中臺名冰井。後臺名金鳳。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宜使輜重自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於是黜膺。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

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

漢封帝為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卿贈朕柘弓。銀研。硯同。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

張軌遣兵詣長安

涼州主簿馬鮪說軌宜命將出師冀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王浚字劉越石劉琨字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

地而據之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為冀州牧

雍州刺史賈疋等奉秦王業為太子建行臺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疋等奉業為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幾盜殺疋翹允領雍州刺史

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先是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遣使求救於代猗盧遣其子六脩帥眾數萬為前鋒自帥二

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為鄉導。六脩與劉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而歸。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鬪皮肉。山為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

孝愍皇帝 建興元年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庾

珉主僞死之。

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儁等。帝亦遇害。謚曰孝懷。在位五年。年三十歲。

漢立其貴嬪劉娥為后。

漢主聰為劉后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

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顛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聽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

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聽覽之變色。命顛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臣等謹按陳元達之切諫。劉娥之引罪。與劉聰之愧賢。乃見于夷狄僭竊之世。此可見理義之在人心者。未嘗泯也。

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以梁芬為司徒麴允索綝為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滿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為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琅邪王睿以華譚為軍諮祭酒陳頹為譙郡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

揚州都督

馥字

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

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郡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

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為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頹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頹曰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

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願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為譙郡太守。

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又詔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

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為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主者不敢任法，每取關諮，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用也。睿不能從。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

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夷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沔，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陶侃破走杜弢。

他刀切

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

初，湘州流民作亂，推醴陵令杜弢為湘州刺史。弢陷長沙，破零陵，掠武昌，殺長吏甚眾。事在永嘉五年周顛屯潯水城，為弢所困。侃使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使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敦乃表侃刺荊州。屯沔江。左丞相睿召顛，復為軍諮祭酒。二年正月，有如日墮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墮于平陽北，化為肉。

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墮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

關人事

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于段匹磾

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戡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戡于琨自陳罪惡

請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屯門者開門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斬之勒停薊二日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東寧

于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璠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刺史西平公謚軌曰武穆

三年

漢建元元年

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

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葬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遂降弢眾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初朝廷以第五猗為荊州刺史。杜曾迎猗於襄陽。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死者數百人。時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箋於崧。求自效。崧許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

以兵少。藉為外援。不從。王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四年

漢麟嘉元年

代六脩。弒其君猗。廬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彭律立。

子丙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出其母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為所弒猗包子普根攻六脩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為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皆畏漢兵疆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縊退守小城内外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甍允屑之為粥以進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耻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

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為太宰，假黃鉞，督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謚節愍侯，斬絀于市。

司馬氏光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矣。遭爽晏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己。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禍生於閨闈，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氏羗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壑醢

生民。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為冤。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眾怨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

甚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

胡氏寅曰。琅邪才具不優。素無北伐之志。及聞長安不守。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王道為睿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於未然之為善乎。

中宗元皇帝 建武元年

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併成小國一新小國

一凡三

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

使淑齋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今遣璞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為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請依魏

晉故事稱晉王乃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西陽王秉為太保封譙王遜之子承為譙王王敦為大將軍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才協為僕射周顛為吏部尚書賀循為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官中朝諳練舊事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道周顛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王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祖逖取譙城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桓宣說而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

軍殷又詣平雅。又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又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座，斬。又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逖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含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

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往造賊場，受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

立太學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辛賓死之。

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

祭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不如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謚曰孝愍。在位四年。年十八歲。

太興元年漢劉曜光初元年

春三月。王即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袞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

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巔之弟也。王遂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溥。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也。帝不從。

更王太子紹為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為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

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胡氏寅曰。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基本。不以察察為政。以此俟赤子可耳。為民上者。姦暴貪汙。容而不治。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刺之虛實。而加

刑賞焉。又向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減而否。愚所不取也。
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

初琨世子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將聽還屯。會代郡太守辟問高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琨縊殺之。琨從事盧諶等。帥琨餘衆。依末柸朝廷。以匹磾尚彊。冀其能平河朔。乃

不為琨舉哀。温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卹。後數歲。乃加贈太尉。謚曰愍。於是夷晉皆不附匹磾。

漢主聰卒。太子粲立。靳準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劉曜自立於赤壁。封勒為趙公。

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皆送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祭多行無禮。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

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祭乃收景驥等殺之。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遂勒兵升殿。執祭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謂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種名別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眾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詔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

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於所部。既而將軍喬泰等討準。斬之。

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

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耻。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沉沉滓。時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以從順為善。相違見疑。安得朝有辯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效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尚書陳頤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郎孔坦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不若一切罷之。而為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六

起晉元帝太興二年
至成帝咸康三年

二年

漢改號趙後趙高祖石勒元年
國一成一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僭國

合祭天地於南郊

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于成上邽

大饑又為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

初王敦患曾難制請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荆



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為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荊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玉環玉枕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

石勒稱趙王

勒即趙王位稱元年是為後趙以將軍支雄等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瀆專總朝政以石虎為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慎開懷下士屏絕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三年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

初平州刺史崔苾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

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虜虜大敗之遂取
遼東遣長史裴疑來獻捷疑至建康盛稱虜之威
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疑疑曰舊
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
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
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
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疑拜虜為安北將軍
平州刺史

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趙以討賊殺之
保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

難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立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眾張寔
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於是帳
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
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輟之誅
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
茂為刺史茂以駿為世子

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飢，以為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爲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于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之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及卒，敦遣

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

以譙王承承同為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踈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長史，敦益懷不平。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為

畫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為湘州刺史。

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為惠皇元帝以惠帝自

所傳越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

父居之。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為湘州刺史。時湘土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胡氏寅曰：王敦近處肘腋，欲為跋扈，帝方委承以

巳辛

湘州為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將將之畧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

以淵為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為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皆假作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

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為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疎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快快。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

立祠。敦由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

胡氏寅曰。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卧也。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克。反使吳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快快。勲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嘆哉。

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偃立。

拓跋猗色婁惟氏。忌代王鬱律之疆。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偃。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永昌元年。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謝鯤。為長史。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

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為己軍司，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悝曰：『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羆以悝

為長史，弟望為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為湘東太守，不從命。承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又遣主簿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隗字也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公受仕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反說卓曰：『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為逆臣死為愚鬼，不亦惜乎？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帥

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又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永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永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遺永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永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顛甘卓還

襄陽敦還武昌

帝微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顛字也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

弘字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為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柱弘曰。隗死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顛等。分道出戰。皆大敗。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

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為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為人所殺。隗奔後趙。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畧。為朝野所嚮。欲誣

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謂曰。近日大事。二官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官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或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為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

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顛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淵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印為敦參軍。敦遣印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

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社稷也。即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卓徑還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

朱氏翻曰。導既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雖欲辭其責。可乎。賊既東下。始闔門待罪。石頭失守。爵位如昨。至行胸臆。報恩怨。不免假手於賊。自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盖世之功。欲免趙盾郭解之誅。終不能也。

臣等謹按元帝用劉刁以備王敦。而導亦見疎忌。既足以激其叛矣。其所藉以防禦者。則戴淵司馬承文無竒謀遠畧。如陶侃溫嶠之忠賢。皆敦所畏。不知委而用之。史謂其明斷不足。信哉。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免之。

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悺。子弟

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方。又見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道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在位六年，年四十六歲。太子即位。

肅宗明皇帝 太寧元年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

未癸

王導為司徒。

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已。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茂尋遣使稱藩。曜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二年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

申甲

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

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憤墜。至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大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

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大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大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郝鑿。分督諸軍。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之發喪。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

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室家。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稱天子。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司徒導遺舍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

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應字也。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含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既往哉。帝

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秀匹礮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卒。應祕不發喪。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

帝還宮。舍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於活。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為恨。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為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蹠而斬之。與充首同懸於南桁。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謂別駕治中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愎

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恒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正。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三年。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周顛。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下臺議。以為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

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
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
郝鑒以謂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
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
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
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
霜日久。君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
厲邪。然卒用導議。

胡氏寅曰。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
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忠外濟。然則敦初據石
頭時。茂弘不以為非。實有芥蒂於中。史氏美其善
處廢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
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郝鑒正言。終
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
何心而為此耶。

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歛膝
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
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

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河。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閏七月。帝崩。司徒導。尚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為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陽王彧。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郗鑿。庾亮。陸曄。丹陽尹温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為中書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剪逆臣。克復大業。在位三年。年二十七歲。太子即位。生五年矣。羣臣進壘。導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非

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邪？導聞之，興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尚書召樂、謨為郡中正。庾怡為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各稱父命不就。壺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王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况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

陳氏傳良曰：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

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

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杯卒，子牙代立。至是疾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代王賀儼卒，弟紇那嗣。

顯宗

咸和元年，以郝鑿為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鑿。下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儉

丙戌

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為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間。秦如含瓦石。木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為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刑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脩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

二年。徵蘇峻為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峻聞

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為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温嶠即欲帥眾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為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婿許柳以兵會峻胡氏寅曰為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

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虞峻若非早與大真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

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

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浦名在和州東諸口導然

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益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內史

子戊

三年

後趙太和元年

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徐州刺史郝鑿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尚書令成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關。

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敗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

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杭同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壺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矜。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

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
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裒
色洽曰至尊當御正殿裒即入抱帝登太極前殿
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開同共登御
床衛帝劉超鍾雅及裒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
守宗廟峻兵既入叱裒令下裒呵之曰蘇冠軍來
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
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剥士女官有布二十
萬疋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疋峻盡費之或
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計雅

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避逃以求免何以
為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
祖約為太尉峻自錄尚書事弋陽王羨請峻稱述
功德峻復以為太宰西陽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
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
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
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
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分兵給之
溫嶠以陶侃入討峻遷帝于石頭郝鑒王舒來赴
難

溫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雖疆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

是為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遂同趣

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于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為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恒卞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繼繼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

侃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為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陵。

切丑升亭。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溢口。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破走之。

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耻。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

執彝殺之。

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

峻腹心路永。賈寧。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袁耽誘永與皆奔白石。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

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向容湖孰。地名近向容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

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躓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劔叱遐等出，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塢。至成臯，勒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嘗

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閭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

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四年

是歲趙亡，大小二，凡三僭國。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諸軍討蘇逸，斬之。及西陽王羨。

初，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羨、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

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以褚裒為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際。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裒為丹陽尹。裒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以陶侃為太尉，郝鑿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庾亮為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鑿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壺曰忠貞。其二子眈、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為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潘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為豫州刺史。出

鎮蕪湖。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為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

司馬氏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以劉胤為江州刺史。

嶠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胤嶠軍司也。陶侃都鑿。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默襲斬之。傳首京師。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

翳槐。鬱律之子也。

五年

趙建平元年

太尉陶侃討郭默斬之。

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

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苞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趙王勒稱皇帝。

七年。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

先是趙郭敬寇陷襄陽。遷其民于河北。城樊城以戍之。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

其眾。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

八年。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嗣。

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

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遠。使將兵入宿衛。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于高平陵。

九年

趙主石弘
延熹元年

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祭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薨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

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成主雄卒。太子班立。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

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為居攝天王。

咸康元年。

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成主李期至恒元年。

三年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六

三

河東

戊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晉成帝咸康四年

四年成元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代高祖什翼犍建

國四僭

成李壽弒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

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遂襲成都壽世

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克成都廢期為縣公

幽之期縊而卒壽遂稱帝改國號曰漢

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監為太尉庾



亮為司空。尋更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鑿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鑿不聽。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亮乃止。是時

亮雖居外鎮。而遙執朝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趨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五年。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鎮襄陽。弟懌鎮魏興。翼鎮江陵。毛寶。樊峻。戍邾城。上疏欲帥大眾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疆

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
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為護軍將軍庾冰為中
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
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謚曰文獻徵
庾亮為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
事冰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
是朝野翕然稱為賢相

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

改丞相為司徒

趙以李巨為御史中丞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為中丞中外肅然虎
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六年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為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荆
等州軍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為治戎政嚴
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八年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即位

帝幼冲嗣位既長頗有勤儉之意至是不豫或詐

為尚書符敕官門無得內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冰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疎，為人所間，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而崩。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二歲。琅邪王即位，委政於冰充，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康皇帝 建元元年，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約燕、涼，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唯庾冰意與之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桓溫為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二年

漢主李勢
太和元年

九月帝崩太子聃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稱制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建議
立聃為太子帝崩在位二年年二十二歲太子即
位由是冰翼深恨充帝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充
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鎮京口
荆江都督庾冰卒翼還鎮夏口

孝宗穆皇帝

永和元年

舊大國一漢涼代小國三
小國一凡五借國

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詔徵褚裒輔政尚書劉遐說之曰會稽王令德雅

望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

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温都督荆梁等州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為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議
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
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疆胡西鄰勁蜀得人
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
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
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丹陽
尹劉惔每竒温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
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

昱自鎮上流。以已為軍司。昱不聽。以溫代翼。又以
悛監沔中軍。代庾方之。

張駿自稱涼王。

是歲駿分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為涼河沙州。駿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祭酒等官。
車服擬於王者。

二年

漢嘉寧元年

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
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
以顧和為尚書令。殷浩為揚州刺史。

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
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裒經
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
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
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
深存挹退。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
時之廢興也。家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立。

桓溫帥師伐漢。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今

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眾少而深入。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三年是歲漢亡大下小三凡四借國

桓溫敗漢兵于笮音昨竹索也。以竹篋為橋。以笮為之。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為歸義侯。

溫軍至青衣今嘉定州地。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勢悉眾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襯面縛詣軍門。溫遂勢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

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

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趙麻秋攻枹罕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今州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床指麾處分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

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尋以重華為涼州刺史西平公

楊初遣使稱藩詔以初為雍州刺史仇池公四年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左丞荀勗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

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寢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為護軍將軍。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燕王皝卒。世子雋立。

趙立子世為太子。

以蔡謨為司徒。

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羲不敢拜也。

五年

趙太寧元年

趙王虎稱皇帝。

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蒲洪遣使來降。

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張重華自稱涼王。

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

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眾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與趙連积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引朴斬之

六年

趙主石祗永安元年魏王冉閔永安元年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趙石閔殺鑿而自立改國號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為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為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

軍事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雷弱兒梁楞魚遵段陵為將相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趙石祗稱帝於襄國

祗既稱帝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祗以為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為鎮南大將軍

杜洪據長安苻健擊敗之。

王朗聞趙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

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謚為太常謚不食而卒。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謚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免蔡謨為庶人

亥辛

七年

秦主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借國

苻健自稱秦天王

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

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

既而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民於鄴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為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為平北將軍。督并州。既而弋仲卒。襄帥眾歸晉。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已。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眾資調。殆不為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

拜表輒行。帥眾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處之言於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忽忽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眾之所駭。遊聲噂祖本嗜徒合切想足下

亦少聞之。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即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八年燕主慕容儁元璽元年。是歲魏亡。大。二。小。二。凡四。借國。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長。杜洪司馬張琚殺洪。自稱秦王。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而

丑癸

自立。既而秦主健擊琚斬之。

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稱皇帝

九年。西平公張重華卒。子曜靈立。

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為涼公。

重華庶兄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長等乃廢曜靈而立祚。尋自稱涼王。

十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

殺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為揚州刺史。

寅甲

先是浩疏請北出許洛以謝尚荀羨為督統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尚及姚襄共攻遇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浩退屯壽春尋復進屯泗口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引咎責躬更為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浩不從姚襄以燕秦方疆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浩惡其疆遣兵襲之

不克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保譙城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之溫謂掾郝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兵于藍田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以伐秦温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温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温轉戰而前進至灊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温三輔郡縣皆來降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桓温及秦兵戰不利師還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温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温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温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

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

十一年

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張玄靚大始元年

秦主健卒，太子生立。

涼州弒其君祚，立張玄靚為涼王。

十二年，以桓溫為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溫敗襄于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

先是姚襄叛降于秦。

升平元年

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

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鏗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

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會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

立皇后何氏。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以王彪之為左僕射。

三年 秦甘露元年

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羗為御史中丞。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羗同志疾

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嘆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至是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薦陽平公融，光祿任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為中書監，羣為太子家令，彤為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庚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八

起晉穆帝升平四年至孝武帝太元九年

四年燕幽帝慕容熙元年

燕主儁卒太子晞立

桓温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時以伐燕兵敗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桓温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温深禮重之



酉辛

五年是歲涼奉

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即位

穆帝在位十七年。年十九歲。無嗣。皇太后令曰。琅

邪王丕中興正統。義大望望聞情觀地地位莫與為比。

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即位。

立皇后王氏。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皇帝隆和元年

興寧元年。加桓温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温以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郝超為

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

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自立。

二年涼西平悼公張天錫一年

以王述為尚書令

加大司馬温揚州牧

戌壬

子甲

三年秦建元元年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即位

哀帝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歲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司馬氏光曰沈勁耻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可謂能為子矣

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敗

立皇后庾氏

以王彪之為僕射

帝奕太和元年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加殊

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四年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素真以壽春叛降于燕

桓溫請與徐兗刺史郝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舂舟自清入河，舳舻數百里，攻胡陸，拔之。燕主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暉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亭，悉羅騰從軍。暉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堅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燕范陽王德帥騎

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為三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深耻喪敗，乃歸罪，素真奏免為庶人。真不伏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為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垂至邯鄲，乃與段夫人及令寶、農、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奔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

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梁琛使秦歸，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陝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為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既又以告燕主，曠皆不然之。唯皇甫真深以為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大司馬溫徙鎮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

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盛性方嚴。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五年

是歲燕亡大下
小二凡三僭國

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暉。以王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先是堅遣王猛等伐燕。取洛陽。克壺關。入晉陽。及

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遂圍鄴。至是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燕主暉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於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出降。堅以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與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勸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

六年

太宗簡文皇帝
景咸安元年

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春溫拔壽春獲袁瑾斬之瑾真之子也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耻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迎昱即帝位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

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遂還姑孰降封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於吳縣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

以道匡衛。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露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羞勝耳。

中
太宗簡文皇帝

咸安二年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即位。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

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謂王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即位。太后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寢。溫望簡文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冲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主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帝在位二年。年五十二歲。

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以猛為丞相苻融為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問治中別駕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

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大司馬溫來朝

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郝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郝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大司馬溫卒。以桓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冲問安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

臣等謹按桓溫之求九錫。逆節已著。朝廷勢不能止。非謝安王坦之故為遲緩。以及其死。則其篡已成矣。抑觀溫對冲之言。則二人為所畏忌。有素。即溫不死。亦將有以處之。賢臣之有功于國。蓋如此。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謝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康帝褚后也。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

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二年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三年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以桓冲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冲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

黨莫不苦諫冲處之澹然

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歛，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也？猛字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諡曰武。

立皇后王氏

以徐邈為中書舍人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

然後出之

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

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

偃武修文，以稱武侯也。王猛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

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

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

絕。

太元元年

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

太后歸政

子丙

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秦遣兵擊涼州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秦遣兵擊代敗之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

二年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以桓沖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桓沖以秦人疆盛欲移阻江南秦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惜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於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

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鎮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即東府為宮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

御史都坐

也。都堂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虜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故終虜之之世，無所營造。

四年，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高郵州地。謝玄連戰敗走之。先是秦寇梁州，陷南陽、彭城，又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至是秦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三阿。

難超戰敗，退保盱眙。玄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為相，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文雅過之。七年，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

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

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希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於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融復諫曰

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弱。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州。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

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碁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遊山陟也。陟登高。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為

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雞夜鳴。犬哀嗥。旣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八年。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

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至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為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壽州上草木皆以為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憚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

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
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
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
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
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
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
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
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序遂與張天錫皆來奔。
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惟慕容垂所
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悉以兵授堅。

胡氏寅曰。苻堅之初。信任王猛。間言莫入。方是時
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衰也。志意
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
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
張氏拭曰。淮淝一戰。夷夏離合之大機也。獨惜晉
之君臣。既相猜疑。而規恢之功。迄不可覲。秦分為
三。燕分為二。涼分為四。披披藉藉。五十餘年。而後
畧定。皆自淮淝之役始也。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九年

燕世祖慕容垂元後秦太祖姚萇白崔
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僭國

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

先是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荆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

以謝安為太保。

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起兵平陽，秦遣苻融擊泓，敗死。融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

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

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加大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謝玄都督七州軍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酉乙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九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
至安帝隆安二年

十年

秦王苻丕大安元
西燕主慕容冲更始元
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
年
舊大國三新大國一
小國一凡
五僭國

燕慕容冲稱帝于阿房

是為西燕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
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中山王才不逮人功
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太保安出鎮廣陵

會稽王道子專權復為姦諂所構與安有隙會秦



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

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說奔五將山。宏不能守。出奔下辨。沖入長安。

太保建昌公謝安卒。

安有疾求還。至建昌而薨。詔加殊禮以葬。謚曰文

靖。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弒秦王堅。

後秦王萇圍五將山。執堅以歸。幽于別室。使求傳

國。墮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墮已送晉。不

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

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說皆自殺。後秦將

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

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劉顯弒其君頭眷而自立。

顯。庫仁之子也。既而魏王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

顯奔西燕事在十二年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為苑川王是為西秦

十一年

秦主苻登太初元燕建興元後秦建初元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涼王呂光大安元年凡七僭國舊大國四西秦小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一

拓跋珪復立為代王

劉顯既殺頭眷又將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以長孫嵩叔孫

丙辰

普洛為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王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等出納教命尋

徙都盛樂在定襄改稱魏

燕王垂稱皇帝

定都中山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西燕弒其主冲立段隨為燕王

冲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疆謀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殺之立冲將段隨為燕王

西燕人殺段隨而東。至聞喜。立慕容忠。復稱帝。

燕慕容恒。慕容永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顛。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顛。恒又立冲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為帝。忠以永為丞相。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鹿弟之孫也。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西燕弑其主忠。立慕容永為河東王。

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將軍馮該擊殺之。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寧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

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初。枹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年老。議欲廢之。於是推登為雍河二州牧。帥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即而命之。仍封南安王。至是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自杏城奔南安。登發丕

子戊 亥丁

喪行服。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

十二年立子德宗為太子

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

翟遼自稱魏天王

初丁零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執太守滕恬之。據其郡。燕使其太原王楷擊遼，降之。已而遼復叛燕。至是遣使謝罪于燕。燕主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

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丑巳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秦封以為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十四年涼麟嘉元年

呂光自稱三河王

初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尋自稱酒泉公。至是稱王。

以范甯為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

甘武女稱也切老

姆莫女師也切

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

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左衛將軍許營上
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
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
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
得為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
書侍郎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
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
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為豫章太守

胡氏寅曰帝既親政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可與

為善矣謝安宜博選名儒自侍講讀以二帝三王
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陳自古亂亡
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
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
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
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安雖
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也

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
民歲不過三日今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
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又言中

原士民。流寓江左。歲久安業。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矣。帝多納用之。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

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十五年。以王國寶為中書令。王珣為尚書僕射。

十六年。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

後燕主垂擊釗。釗奔西燕。歲餘謀反。西燕主永殺之。

十七年。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

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士民畏之。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於禍。若不早去。悔無及矣。立子德文為琅邪王。徙道子為會稽王。十八年後。秦主苻卒。太子興帥兵擊秦。

苻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行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苻卒。興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

十九年

秦主苻崇延初元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
是歲秦及西燕亡大三小一凡五階國

三河王光以秃髮烏孤為河西都統。

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取涼州。紛陀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

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後秦主興立，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是後姚氏止稱秦。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永因急求救於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燕主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

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未乙

西秦主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乃遣使稱藩于晉。分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

二十年，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如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為心腹。由

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

長星見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臣等謹按天之告戒人君。恒以星變災異使之。恐懼修省。長星之見。變異非常。帝不惟不懼。而乃戲豫如此。安能免於貴人之禍哉。

二十一年

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魏皇始元涼龍飛元年

燕主垂卒太子寶立

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九月。貴人張氏弒帝於清暑殿。太子德宗即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弒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

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為之節適。王恭入
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
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
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
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除之。亦無不濟
也。恭乃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
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
人。國寶等愈懼。孝武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歲。

安皇帝

隆安元年

南涼王禿髮烏孤
段業神璽元年

大初元年
北涼王

涼小國二新小
國二凡七僭亂

以王珣為尚書令。王國寶為左僕射。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

是為南涼。

魏王珪擊燕。進圍中山。燕王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
拒魏。

先是魏王珪叛燕。燕擊之。珪將兵拒燕。燕軍夜遁。
追至參合陂。大敗之。既而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
奔還珪。進圍中山。寶奔幽平。牧慕容會軍。開封公
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

立皇后王氏。

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等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字恭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皆君側之惡人也。以除君側之惡。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仲堪然

之。南郡相江績極言其不可。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散歸。問計於王珣。珣曰。王嚴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曹爽。馬懿三族。我乎。珣曰。卿寧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司馬懿也。之儔邪。又問計於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

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為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燕慕容詳稱帝於中山。

涼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眾歸之。

先是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涼王光遣呂纂將兵擊蒙遜，破之。蒙遜從兄男成亦合眾攻建

康，遣使說太守段業推為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為輔國將軍。蒙遜帥眾歸之，業以為鎮西將軍。光命呂纂討之，不克，是為北涼。

燕慕容麟襲殺詳而自立，魏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二年

燕主慕容盛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德元年舊大國三西秦涼南涼北涼小國四新

小國一凡八僭國

燕慕容德徙居滑臺，今滑縣稱燕王。

先是魏克中山，慕容麟奔鄴，復稱趙主。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帥戶四萬徙滑臺。慕容麟上

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是為南燕。麟復謀反，德殺之。

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彊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於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燕段速骨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

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在荊州，因從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擲為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其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

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帥兵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佺期及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追獲之。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為江州刺史。楊佺期為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於牛渚。楷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白石。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恭拜牢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使

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
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為人所獲，送京師，斬之。
詔以牢之代恭為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
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
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
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
憂逼。桓脩言於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
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
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佺期為雍州刺史，
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

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復以殷仲堪督荆益軍，仲堪等罷兵還鎮。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揚佺期進軍。玄等喜
於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告喻蔡洲軍
士曰：「汝輩不散，吾至江陵，盡誅汝餘。」佺期所部
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
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
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
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
仲堪無罪。朝廷深憚之，乃復以荊州還仲堪。優詔

慰喻仲堪等受詔推玄為盟主

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以上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為名。收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為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

起晉安帝隆安三年至安帝義熙六年

三年燕長樂元秦弘始元涼主呂纂咸寧元北凉天璽元年

段業自稱涼王

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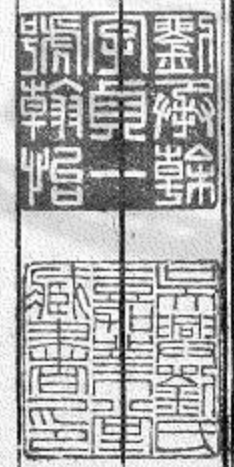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

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

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

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

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



亥巳

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等謹按書籍所載。凡宇宙內所有者。畢具。李先之對。信不誣矣。道武從其言。遂有大索之令。可謂知經國之本者。孰謂夷狄而有是哉。

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為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祿孤立。

利祿孤尋更稱河西王。

南燕王德昭陷廣固。遂都之。

今益都縣地。

秦主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公卿士。將牧守案。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為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

奴為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於是八郡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人情危懼。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率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

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即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只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

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

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率兵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鄴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

脉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

臣等謹按王疑之殷仲堪皆崇信天師之術而會稽之陷鄮城之奔竟不能免以至見殺世之感於鬼神邪說而不修人事者亦可以鑒矣

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殺而代之

四年

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南燕建平元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四涼南涼北涼南燕小國一凡八僭國

燕主盛自貶號為庶人天王

詔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

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玄都督荆司等七

州軍事領荆州刺史玄固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

二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奔秦

詔劉牢之討孫恩走之

劉牢之討孫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

戍句章吳國內史袁粲築滬水名在華亭縣瀆壘以備之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自稱涼公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敏卒治中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

子庚

推為敦煌太守。請於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暉為沙州刺史。涼公暉遣宋繇東伐涼興。并擊玉門。巴西諸城皆下之。是為西涼。

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邪。元顯出謂其徒曰。胤間我父子。胤懼自殺。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五年

燕王慕容熙始元涼王呂隆神鼎元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

北涼沮渠蒙遜弒其君業。

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孫恩寇丹徒。劉牢之參軍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

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

關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攻陷廣陵。尋以裕為下邳太守。討恩於郁洲。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之。桓玄勵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恩逼京師。建牙聚衆。請討之。後將軍元顯大懼。會恩退。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燕段璣弒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涼王隆遣使降秦。

桓玄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為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

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請為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元興元年

南涼王禿髮傳禮弘昌元年

以尚書令元顯為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為前鋒譙王尚之為後部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

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冲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荊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桓玄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糲糲林牛切橡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下範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

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玄兵至姑孰。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玄發江陵。至歷陽。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玄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走入東府。玄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脩為徐兗刺史。桓石生為

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謚為中書令。從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鎮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

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玄尋辭錄尚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及卞範之。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為永嘉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

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儻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

玄殺會稽王道子。

玄使御史杜林防衛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醜殺之。

二年

是歲涼亡。大三。小四。凡七。借。風。

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玄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卞範之勸玄早受禪。朝廷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内史劉裕曰。楚王勲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劉裕曰。楚王勲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即喜曰。卿謂之可。即可耳。

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為平固王。遷于尋陽。